

容闳

与

## 中国早期留学教育

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所 贺芳玲

容闳,字纯甫,1828年11月7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南屏乡一农民家庭。7岁时随父至澳门入英国伦敦妇女会郭士立夫人创办的西塾读书,13岁转入英国教会学校玛礼逊学校就读。1847年被该校勃朗博士选中带往美国,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1850年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依靠美国佐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和勤工俭学于1854年完成学业,取得文学士学位(后来该校又赠于其博士学位)。“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sup>[1]</sup>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亲身接触资本主义,深感“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之重要。<sup>[2]</sup>1855年归国后,遂立一志愿:即“游说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接受西式教育,再回国替政府服务,使中国得跻身于外国平等之地位。”<sup>[3]</sup>1860年,容闳到天京会晤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面陈7条,提出制定各级学校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之主张,但限于形势和条件终无法实施。

1868年,容闳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劝其推行新教育制度,得到赏识,在丁的支持下,他向清政府条陈四项:即组织中国合资汽船公司;选派青少年出洋留学;开矿产、修铁路;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其它3条皆为陪衬,容闳“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

第2条。”<sup>[4]</sup>即建议“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120名员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岁至14岁为度。视第一批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sup>[5]</sup>

1871年夏,曾国藩、李鸿章奏遣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获朝廷批准。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与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负责留美幼童选送事宜。并在上海山东路设立出洋留学预备学校,招收幼童学习中文和英文。每半年举行一次考试,每期30人,按年份送出洋。入选幼童须身家清白,体检合格,家道殷实,其家长在出洋前必须签具志愿书。言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如有不测,各安天命,不得向政府要求任何抚恤。“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sup>[6]</sup>每年需用经费,“查照奏定章程,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sup>[7]</sup>“幼童来回川资及衣物等件,每名银790两。幼童驻洋束脩、膏火、房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名每年计银400两。”<sup>[8]</sup>当时国内出洋风气未开,一般人家不愿子弟背井离乡,远去异国。出洋预备学校首次招生人数不够,容闳亲赴香港,于英人所设学校中遴选了数人以凑够开班人数。120名官费生中主要为南方籍贯,均来自官绅人家,且一般家中都有人或亲戚与洋人有交往或通晓洋务,举棋不定的幼童家长多半是在他们的鼓动下才下决心送子弟出洋的。广东籍幼童李恩富记得,他表哥在上海经营茶叶,“返家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说得天花乱坠,并且说幼童以后前程似锦。因而,我母亲才允肯我报名留美。”<sup>[9]</sup>

## 二

1872年7月,首批考试合格幼童30名

由“出洋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带领,自沪启航赴美,另有中文教习、翻译数人同行,容闳则已提前赴美安排。此后三年,又有3批幼童赴美,前后共120名。这些早期留美官费生中,广东籍84人,占70%;江苏籍21人,占17%;其次为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籍又以香山(容闳家乡,今中山县)为多,计40人。出洋幼童年龄10岁7人,11岁26人;13岁最多,为35人,占29%;14~15岁30人,16岁仅1人。在120名官费生外,尚有自费生5%左右。

幼童到美国之初,一律着长衫马褂、白布袜、白底的布鞋,戴瓜皮小帽,梳辫子。每当外出后面总会跟着一群人高喊“中国女孩”,这种嘲笑引来不少次打得鼻青眼肿的纠纷。数月后,幼童改穿美式服装,着黑色或蓝色法兰绒服装。这是“出洋肄业局”两位委员意见冲突的开始,容闳了解幼童苦衷,始终表示同情,但陈兰彬认为脱下象征中国士大夫的长袍,是大逆不道。幼童也想剪去辫子,但政府严令禁止。他们只好把辫子盘在头上或藏在颈后衣领中。有几位幼童剪除辫子,均被遣送回国,以示惩罚。

聪明、活泼、勤奋好学的中国幼童给美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年后,第一批幼童能直接讲英文。至于汉文课程,主要是读古文,练汉字,写作文。学习地点在出洋肄业局,每次12人集中学习,14日为一期,规定幼童卯时起身,亥时就寝。各人写寄家信,亦有定期,每月二次。作文有论与解两种,高级生作论,低级生作解。题目一般为“见贤思齐焉解”、“有朋自远方来”、“近者悦远者来”等。每月两次,根据优劣有赏有罚。幼童还参加各种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如打球、跳舞、游戏以及参观游历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李洪·菲尔伯斯博士曾与首批幼童在同一中学读书,他在自传《中国同学》一书中写道:“容闳是一位出色的绅士,由于他的影响,一大群中国孩子到达该处上学,学习美国生活

方式。他们有卓越的风度、机警好学,都是排球、足球、冰上的曲棍球的好手。”

1974年,中国政府授权容闳在哈德福特城建造幼童出洋肄业局楼房一座,耗资7.5万美元,有楼三层,极其宏敞,可容监督、教员及学生75人。有一大课堂,专备教授用。此外还有餐室、厨室及学生卧室、浴室。容闳本意在于建立出洋局永久局址,以使留学计划在美国根深蒂固。

### 三

然而,与容闳愿望相反,“幼童出洋肄业局”仅维持了10年。原因之一是陈兰彬同容闳两位正副委员间存在龃龉。陈的思想极为守旧,同容闳的新教育思想格格不入,他曾两次回国向清政府汇报幼童因环境蜕变,将成为“美化”之人,“不复卑恭大清顺民”。如不迅速撤回,幼童均将成为“洋鬼”。1875年,陈兰彬与容闳分别出任驻美正副公使,陈便再未过问幼童留学事务。而容闳则请求朝廷,不作驻美公使,专管留学事务,朝廷答复可以二者俱兼。然而公务使他常驻使馆。对幼童教育鞭长莫及。1876年,吴子登经陈兰彬推荐出任出洋肄业局委员,吴一到任便“又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sup>[10]</sup>对容闳和学生的自由生活方式无法容忍,对容闳的管理方式极为不满,“又不明以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出种种谣言:于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实毫无裨益。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之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对于新监督之训育,若东风之过耳。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国家谋福利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sup>[11]</sup>并指责容闳“实是在暗地故意纵容他们”。<sup>[12]</sup>致使清廷内部对幼童出洋肄业局和容闳渐趋不满,再加之中国幼童按原计划入美国“西点军

校”与“海军官校”因中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而遭拒绝。容闳在财务上独自管理,杜绝了像其他机关的贪污陋规,也引起官场不满。

1881年,李鸿章决定停止对“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支持,认为“出洋幼童年纪太轻,流于洋化,实为不妥”。<sup>[13]</sup>6月初,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明令“幼童出洋肄业局”全体师生尽速撤回华。29日,李鸿章电告吴子登:“总署已奏准全撤,俟奉到行知照办。”<sup>[14]</sup>

当撤退命令传抵哈特福德城,与容闳和中国幼童交往密切的美国朋友同感懊丧,他们采取阻止行动,结果并未使中国政府收回成命。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林德在给中国总理衙门的信中措词激烈:“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往,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学生犹树也,教育学生犹农也。农人之辛勤浇灌,胼手胝足,固将以求后日之收获。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某等因对于素所敬爱之贵国学生,见其忽受此极大之损失,既不能不代为戚戚;且敝国无端蒙受此教育不良之恶名,遂使美利坚大国之名誉亦受莫大之影响,此某等所以不能缄默也。”<sup>[15]</sup>

美国杜吉尔牧师在日记中写道:“经过如此努力,该局仍被撤回,实令许多友人失望,而最为难堪者,当为容闳。”<sup>[16]</sup>当时,学生刚放暑假,正在班丹湖畔举行野外宿营,听了消息都垂头丧气,只得各自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他们中的60人已入大学及技术大学学习,其他人刚刚开始专门训练,如果再给5年时间,均可大展所学。容闳安慰幼童,此番回国仅是度假,将来还可返美完成学业。由于这种“保证”,幼童们才同意返国。

#### 四

留美幼童回国后,并没有受到政府欢迎,却被送往上海一座大楼,不许外出。此后,幼童分发全国各地,从事筑路、电力、海运、船舶修造等方面的工作。所受待遇极为恶劣,每人每月仅四两白银。派往军队服务的人尤为可怜,因公受伤或丧命的竟得不到分文抚恤金,只有在海关服务者待遇较好,能获取相应报酬。在政治上,留美幼童被视为“洋鬼子”和“无益于国家的人”,受到封建官僚的歧视和压制,一般百姓也对他们缺少了解,往往侧目而视之。这批留美学生的最大优点就是不论境遇好坏,都能处之泰然,从不口出怨言。他们常讲:“这又何妨,逆来顺受便得了。”从不忘却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应做一个行为高尚的人。

他们大多数在为政府服务中,身体力行,勇担重任,与暮气沉沉的官僚作风迥然不同。他们绝大多数在中国社会的锐变中,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其中担任政府官员的有清外务部尚书、民国初年交通总长梁敦彦;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欧阳赓;在海陆军中晋升为将官及元帅的蔡廷幹等。吴应科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作战英勇荣获清廷嘉奖。詹天佑则因不要外援独自承担设计建造“之”字形京张铁路而闻名中外。其他幼童在各行各业中均成绩卓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赞赏。以致在幼童回国15年后,容闳重见李鸿章,谈到国家人才缺乏时,李突然问:“你何以忽然将出洋局停办了呢?”<sup>[17]</sup>

#### 五

容闳本人在留美幼童回国后,因“毕生志愿、横被摧残,”而痛感“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sup>[18]</sup>1882年,容闳使美期满即愤而退出洋务运动,此后一直寓居美国。1886年,容

阔的妻子病故,这是又一次重大打击。但他初衷不改,仍时刻关心着祖国。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他上书张之洞,条陈抗日制胜计策。1895年又向清政府提出设立国家银行及修筑铁路建议,均未被采纳。他转而把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由教育救国而主张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两次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赴美争取国际声援。直到晚年,他仍关心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他在1921年1月致友人的信中还关切地询问新生的共和国对因清王朝灭亡而可能“失其庇依、资斧无着,有辍业之虞”的留学生作何安排。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特邀容闳归国参政,容闳因病未能成行,于1912年4月12日在美国逝世,享年84岁,临终前还一再嘱咐两个在美国长大的儿子回国服务。

容闳是我国最早赴美留学者之一,先进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由他倡导和直接参与的留学教育,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的进程。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开端,对封建教育是一次猛烈冲击。容闳还十分重视妇女教育,认为“选俊秀女子令入学校受教育,养成种种有用之人”是“有关国家根本大计。”<sup>[19]</sup>倡议中小学应允许女子入学。其结果是仿照外国学校制度的大中小学校在全国纷纷设立,历时千余年的八股取士完全被取消,新女性开始取得受教育之平等权利。

长期在美国生活,使容闳同留美幼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妻子便是留美幼童的美国老师。他们于1875年结婚,引起国内守旧派的一致攻击,也成为这些人污蔑出洋局的一个口实。容闳生有二子:长子容颢槐,次子容颢彤。均毕业于耶鲁大学,均娶中国女子为妻。容颢彤1934年在北京去世,容颢槐曾定居上海,为著名工程师。

容闳和留美幼童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们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也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他们开创了中国留学教育之先河,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

幼童们当年不顾风险渡过太平洋,再横越3000里美国大陆,远赴异国学习语言、科学及文学。他们的行动在当时就像一颗投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的石子,虽不能水花四溅,但却能激起逐渐扩大的圆波,进达极远的地方,对古老中国的文明进步起了启蒙和先锋作用。他们是一批先驱者,带头破除了旧有的封建迷信,为中国后来的留学教育铺路,使更多的有志青年赴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留学。他们在最逆的处境中,籍以善良的行为和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抵抗外来侵略中慷慨牺牲的精神,在当时社会环境中都是极为难得的。容闳“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的留学教育思想,<sup>[20]</sup>尽管不可能实现,却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迫切愿望。

一个世纪过去了,古老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留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日趋重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把引进外国智力作为教育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当代青年提供了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环境,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跨越国门奔赴世界各国留学,这是时代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我们的国门会开得更有一些,我国的留学教育事业必将会出现容闳所处时代所根本不可比拟的新起点。

#### 参考文献

- [1][2][4][5][11][12][15][18][20]容闳·《西学东渐记》。
- [3]容闳:《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74页。
- [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2。
- [7][8]《洋务运动》(二)。
- [9][13][16]《中国幼童留学史——现代化初探》。
- [10][21]陈景磐著·《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
- [14]《李鸿章全集》(一)。
- [17]《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容尚谦。